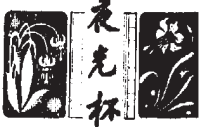


1973年的夏天,我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。那时候,我正在恋爱,女朋友是天津知青,和我前后脚从北大荒回家探亲。我们两人商量好了,这一次回来探亲,她从天津来我家一次,我去天津到她家看看,最后一起乘火车回北大荒。这样的行程安排,是想让双方家长都看看,就像定亲一样,那样的不容分说。那时候的爱情,就是这样的简单,这样的我行我素,自作主张。那天,很多知青也刚从北大荒回来探亲,正在北京。他们是我的中学同学,也是我的好朋友,大家一起到北京火车站接她。十来个人,列一排,站在站台上,阵势有点儿浩大。女朋友下了火车,吓了一跳,没有想到这么兴师动众。我心里很清楚,这些伙伴是为我好,生怕女朋友第一次来我家,猛然看到浅屋子破房,那么寒酸,一下子失落,无所适从,甚至最后无可收拾。

这一列队伍浩浩荡荡,每个人骑着一辆家里父母的自行车,驮着我的女朋友和我,游龙戏凤般,从火车站一路穿街走巷,逶迤骑到我家大院,把自行车停在大院门口的马路牙子上,东倒西歪地没有停稳,哗啦啦,清



一位一流音乐家在音乐厅演出,票价再高,听众趋之若鹜。然而同样还是他,在街头演出,却无人问津。这是为什么?有人说是因为场地不好,声响不佳,听不出珠圆玉润。还有人解释是因为过路客行事匆匆,不能逗留。还有人调侃道,坐在音乐厅里的听众,大多欣赏不了高雅的音乐,一本正经地坐在那里,无非是想增加点吹牛的

最近日常饮用的“茶”,原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茶叶。炒米茶用来调理脾胃。《本草纲目》上说“炒米汤,益胃除湿”。这款茶将黑米、糯米炒得酥脆,加入老姜丝、红枣丝和陈皮。茶汤有浑厚米香和姜的香。炒米蓬松干爽,焦香入脾,重在通、顺,而非补。有段时间吃糙米饭肠胃不适,请教懂中医的朋友,他说这是肠胃不适应,建议先吃糙米糊。糙米糊要先将糙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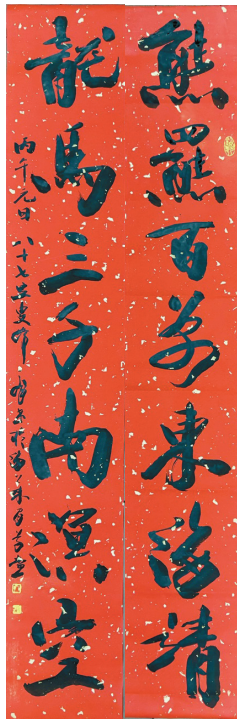
闲谈音乐
邓伟志
取得了百团大战和平型关大捷。新四军高唱着“东进,东进”取得了《东进序曲》中的大胜仗。有报道说,舒缓的音乐可降低26%的焦虑水平,提升人的免疫力。看来,我们要端正对音乐的认知。

炒成焦黄色,用文火熬煮至水米交融的黏稠状,然后用布袋或非金属材料滤筛将米汤过滤出来。如此费时费力恐怕无法坚持,相信炒米茶也有类似的功效。午后偶尔会喝一杯菊花茶。今年秋天买了一盒产自高山梯田的金菊,品种是河南焦作产的怀菊。那家网店的茶我买了很多年,茶本正源清,描述是白描手法。“几近野放的

资本。音乐的旋律、节奏能够超越语言限制,引发听者共鸣,成为人类情感交流的通用语言。音乐也是号角。八路军高唱着《在太行山上》种植,成本全在人工上。一年请村里阿姨手工拔三四次草,一次要算七八天工费,不到一个月,草又长到半人高。来玩的朋友踏进菊花田,还很茫然,问:哪有菊花?都是草嘛。到十月下旬可以开采,七八位阿姨,戴上斗笠,挽着小板凳,坐在田里,一朵朵从草里摘下菊花,分开菊米和菊朵,又用了四五天……”这怀菊入口有淡淡药

茶非茶
戴蓉
是自家养蚕的蚕沙。制法也依照传统工艺,鲜菊花蒸青后自然晾晒,基本干燥后再低温烘干。白菊花晾晒时一层层铺置于桐乡话叫“蒸鱼”的圆形竹匾上。曾在小说中

马年春节,是巴金图书馆开馆以来第二个春节,去年年底,我们就在策划为亲爱的读者准备什么样的文化年夜饭。经过反复讨论,我们聚焦在这几个点上:马,年味儿,过上海年。这里,“上海年”是关键点,这些年,上海人自己且不说,来上海过年的外地人也很多,我们要让大家在上海欢乐乐感受到海派文化的魅力。“一马当先”,是给大家的彩头,特制的“马到成功”窗花带来的是红火,打卡活动呼唤大家走出家门,看片会、非遗市集体验、石库门里的海派年味分享会让市民在参与中获得文化体验。到正月十五,还有“月



熊羅百萬東海靖
龍馬三千南溟空
(书法) 韩天衡

正在拆迁改造,碎砖乱瓦,一片狼藉。我家原来那两间小房被拆,变成平地,前面还有一个自来水龙头,不是以前的,是新安装上便于用来施工的。正是中午,院子里没有一个人,静静的,水龙头开着,水哗哗地淌着,声音很响亮。依稀看见水龙头下面有个水盆,水盆里有梨和桃,有玫瑰香紫葡萄和马奶子白葡萄。



春和谿荡
(篆刻) 张威
是自家养蚕的蚕沙。制法也依照传统工艺,鲜菊花蒸青后自然晾晒,基本干燥后再低温烘干。白菊花晾晒时一层层铺置于桐乡话叫“蒸鱼”的圆形竹匾上。曾在小说中

一马当先上海年
周立民
些流行文化正正精神,也给我们自己打打气、鼓鼓劲儿。我从鲁迅藏山东嘉祥武氏祠画像里选了两匹马,一匹奋蹄前行,一匹昂首长嘶,皆壮硕有力,精神百倍。这本也是鲁迅喜欢的,他藏山东的汉画像有四百多幅,日记里几次提到去琉璃厂买武氏祠画像,给蔡元培的信上提到过“武梁祠画像”。骏马古韵,再有

陈左高在《文苑人物丛谈》中记载了他和旧王孙溥儒之间的一段往事:

“偶检敝篋,尚有上世纪40年代溥老为我所书扇页,劫余幸存者也……建国前二年,溥老常临安持精舍做客,每值安持外出,便莅我室歇脚闲谈。来则必盘膝而坐,去则挽余陪伴到铜仁路暂时下榻之所。知余与之年龄相差36岁,言必称世兄。某日,见余桌上放着毛笔,随手涂抹,应我请求为书一簃……继而又书‘陈左高’名片数纸,以便挟择”。

笔者近得溥儒为陈左高书名片二叶,其中所书“陈左高”三遍,当为文中提及之物。边上又有陈氏钢笔字迹“溥(儒)心畲为我写名片”“溥心畲法书”数字。盈掌纸片,呈孙手泽,使我第一次真正知道了什么叫“吉光片羽”。

我拿到后,请用旧红星纸装裱,为的是在边上方便题跋。我拿出七十几年前曹素功旧墨,研墨题字。选的是最为“保险”的地方,这算是有自知自知明。余下的地方都有点“尴尬”,位置难以经营处,我就请和陈左高有过交往的老先生题跋。

第一个想到的是陈茗屋老师,他和陈巨来昆仲熟悉,经常登门,对彼时掌故也了然于胸。我提出请他写一点关于陈左高的事,他先口述了一遍,之后题字:“左高宗丈为安持宗丈之胞弟,与子建兄之父尊同在上海大同中学执教国文。子建兄少年时因左丈介即从安持游。岁月匆匆是六十年前之故事也。甲辰初夏陈茗屋记”。这段六十年前的故事估计除了当事人知道外,也只有听陈老师娓娓道来了。陆康老师是安持门人,和陈左高又有不少交往。一次陆老师招饮,我便把已经裱好的小卷带去,请他为我题字。不久他便通过彩信将题好的文字发来。

他题跋的内容为:“陈公左高先生,浙江平湖人,系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。平生殚精竭虑,厚积薄发,撰述纷呈,卓有建树。国内在此领域尚无望其项背者也。曾执教复旦大学,新中国法商学院,华师大古籍研究所等,世人尊敬,评价甚高。陆康记”。

同时,陆老师还告知,他检出一张陈左高照片和一封陈写给他的信,一并赠我。我受宠若惊,定好日子,登门求宝。陈左高的照片是在其房间内拍的,墙上有挂历,显示为1984年3月,那一年陈左高61岁,我还在梦游太虚。还有顾廷龙写的篆书书房联“巫峡千山闇;终南万里春”,另外还有王福庵书铁线篆条幅,内容是《萧仁显言志》。

照片还有当年冲印的封套,上面显示“日丽摄影冲印。澳门庇山耶街41号”,有了这个地址,我还想到澳门的时候专门去访古。当年拍照真是稀奇,留下来的照片屈指可数,名人照片更是珍贵。我又想起京剧《秦琼卖马》里的唱词

是自家养蚕的蚕沙。制法也依照传统工艺,鲜菊花蒸青后自然晾晒,基本干燥后再低温烘干。白菊花晾晒时一层层铺置于桐乡话叫“蒸鱼”的圆形竹匾上。曾在小说中读到有个男子与女友约会,被女方家长发现后奔逃,慌乱中打翻院子里一架竹匾,花雨漫天飞扬。这个颇具画面感的场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作者设置的故事地点正是桐乡。千岛湖紫菊是我见过最美的菊花茶。淡紫的菊朵冲入沸水,片刻干花便复活般饱满起来,花瓣透明花蕊金黄,翻飞着缓缓下沉。人口清而不薄,带着温暖的药香松香,松香是烘房点燃的松枝留下的。

在那碗八宝甜粥里,轻轻地拥抱着那一颗想家的灵魂。

溥儒为陈左高写名片

施之昊

正宗的“著录”了。陈左高致陆康的信写在教师写教案的纸上,下端印有“课116,上海立信会计制品厂出品”字样,他的钢笔字极其端正,这也是那一辈人“爬格子”的功力。我等用键盘写文章的人,望尘莫及了。全文如下:

陆康吾兄赐鉴:
元旦下午,奉读华翰,并剪报乙份。汤志钧一稿,承赐嘘植刊出,感其感其。汤君现赴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半载,明年五月归来,定当同感感谢也。

想足下居澳,秉笔为劳。弟《日记选》小册,顷已再版,俟他书梓行,一起寄奉乞郑教。惟《清代日记彙钞》一书,印数仅七千册,一销而光,为始料所未及。

上月底,弟已调入华东师范大学,以编校古籍为主,明年起,尚须略兼课务。除此之外,弟已将三十年来日记资料,着手整理,完成二十多万字。书名《历代日记丛谈》。全书限字数六十八万字,分上、下两辑,约84年底脱稿。由于此间出版周期甚长,估计梓行之日,非五年不可。明年《中华活页文选》第十二辑,列入《明初八股文选注》,《西崑诗六首注释》,约弟执笔。据说84年年底可出书,届时,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上海史料第七辑(内标点丛书,约六万字)系可梓行。当悉数寄上。

匆文布淡,并颂
冬绥

弟陈左高上,八四年元月二日。
听陆老师讲叶潞渊先生多么客气,现在看到陈左高先生的信札,字里行间流露的谦逊,真是见字如面。且不说当年61岁的陈左高称37岁的陆康为兄,自称弟,就是信中用词和口吻,措辞稳重,足见古风。我觉得谦虚是一种自知之明,对方则如沐春风。人之患在好为人师,老人尤其。看到陈左高先生的信,那些倚老卖老者不知作何想?

陈左高提到《清代日记汇钞》一书“仅”印刷7000册,并且一抢而空,这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。

查阅《溥心畲年谱》提到一九四七、一九四八、一九四九三年溥儒均来过上海,陈巨来也在这阶段为其治印数钮。这就和开头陈氏文章中提到的内容吻合。年谱又记载,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四日,“先生由曼谷飞抵香港,此行应香港大学林仰山教授之邀请讲学,并应香港中国文化协会之请举办展览”。这一年溥儒抵港,下榻在九龙弥敦道新乐酒店,曾见其在印有“新乐酒店”的信笺上致信友人。二〇一八年,笔者还在这家酒店住过几天。其中陈设已经相当陈旧了。

再次查阅陆康老师当时发来的题跋照片,日期正好是我四十岁生日当天,天降宝物,不留点文字下来实在说不过去。

“不知此马落在谁家?”今天要是拍场见到照片上的两件墨宝,也算是最有